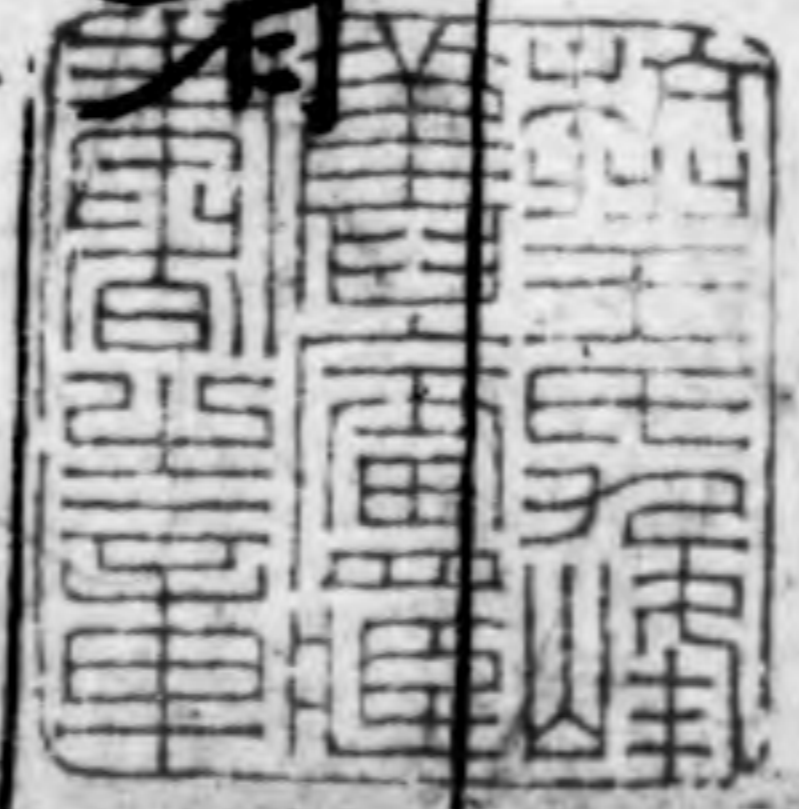


經組堂襟誌卷七

雲川城守已見

宋倪思著
明金有華校



雲川自唐末五代以來不經兵火此非天幸蓋其地險可守者二十不當孔道非必爭之地一也陂澤彌望塗泥沮洳舟車皆阻二也環城無駐足之地難下寨難施砲架難用綽路馬難推鴉車洞子雲梯之屬三也城外居民屋宇不過數十家臨時拆毀容易四

也地薄數尺即水不可穿穴地道五也塘路多有水
港間斷六也陸行不可並馬七也城上非沙難類八
也舟楫輕捷人人能沒水九也油泥可用澆濞塘路
及近城去處去一二尺乾土以油泥實之油泥厚尺
許非一兩月不乾實馬與人踐踏無不碾陷十也釘
椿犬牙相錯多下暗椿舟載稍重則為暗椿所礙舟
稍大則不能入椿進退不可十一也焚葑堆積以覆
陷穿誘之陷沒放水浸田使不可行十二也城中多
大家有資力可召募群不逞群不逞為官收拾既可

免竊發又多趨勇可用十三也去山遠無以高臨下
之勢十四也水流不湍峻不可引以灌城十五也虜
騎正兵不敢來不過偏師到此已是冬末春初不能
久留十六也西溪灌注無渴乏之患十七也家家近
水火攻易救十八也西南北水面濶雖閉門火氣不
鬱壅不至生病十九也有魚蝦螺蜆菰芡鳧茈藕根
可以助食二十也大凡守城須先遠守城外險處南
路陸路當守河山嶺水路當守衡山東門當守舊館
昇山水路當守河口昆山青塘門西門當守法華仁

王山踞水踞當守永壽北門水踞當守大全等處險
不能拒然後退而守城盡拆橋梁輦去石若不輦去
環城港汊皆施椿陸踞當掘坑用油泥芟葑暗施鐵
蒺藜苦竹槍使之川陸無踞舟馬皆不可近城先之
以守遠險次之以守近險然後守城是三重城也又
守處在遠城中少驚恐人心自安敵至則又當挽之
或劫其火頭輜重或夜劫其寨虜睡重易劫或放火
或決水或出奇兵於其後及其左右近城村落隔水
抄掠亦難不過一月乏食遁矣然後尾而襲之常遠

而勿迫自然陷溺如此非惟可保性命亦可立峻切

矣然必人心一部分定

以四隅分四部部各若干
人以若干人在中為救應號

令明斥堠遠賞罰信權出於一勿有二三禁虛驚禁

妄言禁喧笑主謀者不怯畏處之恬然雖城破猶可

巷戰死鬪也若其積糧積薪及守城器具自有常法

不必詳述至於臨時機變隨機而應又難預言

或曰雪川久有富庶之名虜盜所垂涎決不可守是

在我固而用之耳吾能以富盛之資厚募強壯釀賞

以待功能則富盛反為吾利耳同舟而遇風濤胡越

可使為左右手况各有性命利害使智者出謀富者
出財勇者出力何事不濟曩時京城破金銀財物為
虜根刷無遺銖兩皆不可藏為私有使城未破時有
能糾率金銀募士力戰虜詎能破城哉覆轍在前可
為永鑒此在識事勢輕重者觀之利害曉然若乃只
為一身計或入太湖或藏山間或往村落則一強有
力者能劫縱竄伏草莽亦餓死是虜未至先為賊困
矣往他州遠處路多盜賊決不能達若近處復有險
如雲川者乎一身幸脫其如老稚婦女何家破身存

何以生為此大謬也

獨有囊土一事難禦敵若以布袋萬個盛土徑來城
下堆積立可與城齊須常深察敵必以船載來須多
方以覆其船使不得近城更講究近城堆積時何術
毀之當問智者

偶書

人之所好各有所偏苟遂所好則足矣其所不好者
亦何必有焉余之所好者溪山也今若溪群山率吾
目前余之所好者花竹也今三徑粗成紅綠芳妍余

之所好者圖史也今挿架卷軸隨意可觀是凡余所甚欲者莫不兼全孟子曰堂高數仞椽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般樂飲酒馳騁田臘後車千乘此三者孟子得志之所不為余之所無有者此而又奚歎而奚慙將以彼而易此吾不願也姑樂吾素好保其性天然則不幾于愚信有之而頑不可鑄與其強營而身勞不若逐性而心安彼世俗固所哂笑或有識者未必不以我為然也窮當益堅願加勉旃昨日端午世之為端午者其等差不可勝計也姑以三等

計之上馬者極其豪侈誇新而闐靡也中馬者泛葛繫絲隨宜而取醉也下馬者雖角黍之微亦不可得自憐而歎喟也至于今晨皆墮渺茫恍若夢寐諺曰端六蚶蚶此與東坡云明日黃花蝶也愁同意也非惟光陰可惜人情節物舉無意味矣人能以端六慶端午則貧富一致何喜何戚何誇何愧也世人無不類此夫唯觸類而思之則亦可以言智矣

學者自幼讀書師尊者孔顏與孔門弟子孟子荀子揚子文中子此數聖賢窮困不遇其後世言詩則杜

子美李太白晚唐詩人以名聞者非一在本朝若黃魯直陳無已其前則梅聖俞蘇子美皆困於時經術若孫明復胡安定程伊川譙顯道其困愈甚今人曰吾抱才藝時不我用是為大屈不知學問文章有如前修者否其困既流澹未至已甚是不自量者也且天以窮既困人乃所以欲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知自反而乃怨天是全無知識可憫不須憐可罪不須惜

或問君子有憂乎無憂乎曰有憂亦無憂有憂者為

天下國家無憂者為一已利害任天下國家者固不能無憂不任事貴者亦有憂乎曰不任事貴亦當憂也憂不忠也不仁也一已利害豈無可憂者乎曰亦有憂也亦不足憂也人力可為不免而自取顛沛可憂也力之所不可奈何而預憂是妄憂也故曰亦憂亦不憂

時有否泰命有通塞才有用舍是故聖人教人不律人以一準不拘人以一塗而其自處亦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語聖人之得中道則曰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今之人不然仕進者曰吾知仕進而已苟
可以媒身者無不為也俗眼又從而評之曰吾不知
賢愚但進用者則賢退黜者即不肖是可為定論乎
而聞其說者中無所主謂外論為榮辱是果真榮辱
乎

觀物有感

均之為花也其植于人同其記于天地同其受陰陽
之氣同其被雨露之澤風日之益又同然而開有先
後落有先後則未嘗同藉曰花之品不齊然有同枝

者而開落頓殊雖造化有不能使之同者矣吾于是
乎有感

方春之時牡丹芍藥開桃李開下至薺亦開至于夏
則俱謝矣而薺曰吾未也待我為桃李桃李曰吾未
也待我為牡丹芍藥殊不知其分止此其時已過徒
望其所非望而卒不能有分毫之益也吾于是有感

老傳

記曰七十曰老而傳古人年多壽考或至期頤既傳
之後餘年尚多是以獲享晚景安樂後世七十者稀

縱有高壽或自放心不下或無佳子弟可託以此汨沒至死余家世年七十者甚少又自稟性怯弱且以六十為期今五十四矣餘年無幾矣余素好恬淡視勢利頗輕故不以禮經為準先期而傳亦幸祖仁輩謹飭識義禮可以傳也既傳之後若復闕省是余之過書付祖仁且以自警

善為家者必有積倉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此常人知之不待智者計慮之詳今夫死生亦大矣生而精爽如此死決不與草木俱腐如瞿曇之說必將輪迴于

六趣然則於其生也豈可不預為死計慮哉年在壯時血氣方剛茫乎弗思今既衰矣不知覺悟是謂昏迷吾方儲來世之積倉聚死路之齋糧汲汲遑遑又何暇為今世計而經營較量乎禮有老傳傳諸祖仁女其勉之以慰親心慶元庚申端午齊齋老人書後漢向子平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子平猶待婚嫁之畢若余則又不待其畢矣又易其言曰我如已死苟我如已死則雖欲顧省家事子弟知相關之徒然必不以家事相擾矣

家訓

持身立家不過二說剛彊者曰非此則不可主張柔弱者曰非此則不可免禍要其終而計剛彊極則至於殺身破家而柔弱者不過眼前不如意又有餘味故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剛彊者死之徒幹僕從吏主人必曰大弱無以立剛紀主人聽之結怨與訟在幹僕計得矣所損主人不知其幾子弟宜戒之利十分人誰不趨害十分人誰不避利害參半則避就在所擇然非素有學識不能擇也

金還山葬

他年身後一切從儉子孫不許隨順世俗以後為尚送止合痛省墳域還山足矣若石羊石馬石虎之類乃是標揭要人發掘切不可為至于棺斂只就衫道服若金帶及銀器並不許入棺其他徇俗虛費一切勿講能從此者是謂孝子若俗人以此見貴者以此呈之

示兒

學者當有日新之功所謂日新之功唯有常程不貪

多而務博不一暴而十安積以悠久自然日新若乃
驟勤而遽怠方得而旋失雖欲日新豈可得哉

騏驥一日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騏驥雖能一日
千里苟止而不行反不若駕馬之十駕也古語有之
太山之霜穿石諺曰將勤補拙祖智性格此兄弟差
鈍然資質純謹倘能勉勵夜以繼日善於講究不恥
問人安知其不能十駕也人之才質各有所長亦各
有所短倘能去其短則能全其所長矣持重者長患
於遲鈍銳敏者常失之輕脫觀祖信之才質吾惧其

失之輕脫也今去歲止兩月餘便是十三退之云年
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便當日親君子勿為兒態勤
于學問色莊身端務為持重勿失之于輕脫終必有
成矣

子弟之職孝弟第一謹畏第二儉約第三學問第四
才名第五幹蠱第六不墜門風第七粗守家業第八
能訓子孫第九不伐松楸第十

遣女十戒

第一持身端正

婦人之過失行第一或云醜婦未必有此過是不
然若無教訓不問妍醜

第二恭順孝敬

恭順翁姑固不待說妯娌姑姊之間亦宜

第三不得應對

大人嗔責雖我理直尚當忍受况已理短當面應
對則為無理退有後言亦不可也

第四不得鬪合

鬪合上下致不和睦衆人知之罪不可逃

第五不得索疆

夫雖柔和不可倚託

第六不得竊盜

竊食雖是小過為人所獲有何面目况于竊財

第七不得賭博

節序些少戲耍則不可無度

第八不得醉酒

大人疆勸或至于醉便請歸房

第九勤謹清潔

勤謹謂夙興夜寐清潔謂整齊衣服頭脚之屬
第十不得凌虐婢使

婢使小過則唯罵所不能免不許高聲如有大過
說與良人治之不許用手扯梓打捆之類

吾人家女與他輩不同若能持十戒則謂之有家法
若不能持此十戒則謂之無教訓常宜遵守無累二
親

買妾家訓

素富貴之家蓄教聲伎蓋其事力有餘規模素定聞

見習熟無甚大害若乃寒士驟至顯榮而欲買聲伎
以恣已欲其害二十

一寒士自小官以致顯位必在中年之後筋力既
衰思慮又過心腎不相交濟而使少艾者迭進
攻之傷生趣死莫此為甚雖服金石本虛無益
多生腦癰背疽殊可憐也

一寒士糟糠之妻少同辛苦今以進妾之故糟糠
之妻反成冷落怨詈恚怒遂為仇敵妬忌之情
人所不免妻弱則日事諠爭家政隳壞妻彊則

日事箕楚逼令墮胎其則自戕至于妾恃主愛
犯分僭上讒譖主母離間父子至于合鬪親房
內外不足又不論也

一晚年妾有子不惟嫡妻不容嫡子恐分家業深
所忌惡幸而庶子不為正嫡所害必不肯推心
教之任其自然父死之後必是不肖

一其父日事聲伎欲令其子以從學必有後言其
子縱好資質見父督責面從而心不服若其癡
騃年少其從師友讀書乎其歸家竊聽聲伎乎

人情揆度必從易入者矣淫聲褻語日接于耳
以謔笑為歡以優譖為能雖有好資質亦喪其
良心是父導之也不惟子弟而已僕妾混殺中
外無別教聲器客亦得亂之翁媪出入不可禁
止矣

一其父既有聲伎必防子弟侵盜若隔絕異居父
子之情次不相通若其共居妾方慕少子弟不
知禮法必為誘陷以致亂倫又有父在其子不
能堪特以父故隱忍至父歿子必痛治其妾妾

知其家隱匿投牒論訟者多矣
一聲伎粗備必欲其事事相稱且彼不甘喫苦淡
而在我方欲徇其所欲家貲無餘必妄營求陷
于不義勉強置買未能周備見他人周備者復
懷慕羨貪欲之心何有窮也

一家力有餘計較請門客之費却不招延佳士以
教其子而月以錢米招募教聲若客不肯用錢
買書與子讀至買樂器則不惜費真倒置也
一貧親戚甚多無力振贍每以懷愧至于群婢之

家或論月或論年各有供贍則不較也

一當官惟清心寡欲則可專意外事既為聲伎蠱
惑身雖在外而心實在內惟恐外事之多賓客
之衆及其既入雖有公事及公屬取覆不復肯
出不得已而出心懷怒忿安能從容平心應酬
乎

一當官帶私僕已難關防若群婢父兄母嫂未必
招攬公事關節交通必所不免豈惟當官在私
家須要與諸婢家影滯門戶亦為見任者所厭

如私酒私盞放債雖馱平人之類

一既有婢妾招賓飲燕或疑賓客挑之或實為賓客所挑又賓客或見其顏色伎藝多方以懷之決不能堪

一婢妾必是年少而主人者決是衰老婢欲求脫相與結謀其害多端

一婢妾爭寵誼競主人者不能斷決逃避他處買婢妾本以奉已而反觀其顏色喜怒惟恐奉之不至噫可嘆已

一人之所主饗食而已夜飲通宵醉後從事房室日高乃能起寢與食晝與夜失其常度豈不戕賊乎

一有不積陰德者初買童女既犯之而馱誣以盜竊轉賣復責元錢又有年限已滿多方艱阻不得脫身又有其初給覓以為女及其長遂以為妾尤無狀也

一又有別宅置寵者在家猶不可防閑而在外或外情相涉所生之子不知主名

一妻嚴素無容德特迫于事勢與置一兩輩極景
實不可犯主妾徒有慕悅之情多成悒悒
一身死而妾有子妾尚少既為母其家別無尊長
或有外情子不可制尤難區處妾本賤種一旦
驟為人母尤好作體其子有不到處尚能寬假
至于子婦多造事端凌虐重臺尤為甚酷
一妾既為主人所犯必恃此而與他人通妾既嬖
又急欲有子多是求種妾作又有疆主人以覓
子多是異姓間閻之子大為不便

一既多子不能制欲反恐妾之有子終懷姙逼令
墮胎已生逼令不育實為陰罪

然則妾不可買乎惟無子者不得已而置之須擇姿
性十分循謹者不可專求色藝又須制以禮法仍莫
討出契人斯無大害

歲計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為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
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
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拚身奢則破家

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可不念哉富家
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為出則不至乏用矣
用常有餘則可以為意外橫用之惜矣今以家之用
分而為二令兩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為一其歲
計收支為一日用以賃錢俸錢當之每月終白尊長
有餘則贖在後月不足則取歲計錢足之歲計以家
之薄產所入當之歲終以白尊長有餘則來歲可以
舉事謂字如添造不足則無所與舉可以展向後者一
切勿為以待可為而為之或有意外橫用亦告於尊

長隨宜區處

人家至于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
錢至于官物催贖不免舉債與質久而利重雖欲存
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畚田官物錢則無此患僕奮
空拳粗成家業毫分積累甚難諸子宜體念各存公
心管幹且為二十年計日後則事雜料又在諸子從
長區處僕之智力有不及矣月河莫侍郎家甚富兄
弟同居亦三十餘年此可法也蓋聚居則百費皆省
析居則人各有費也然須上下和睦若自能奮飛不

藉父業則聽其挈出不可將帶父業留以與不能奮
飛者可也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
是閑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奠倉卒之際往
為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為孝世俗之見切不可
徇只當隨家豐儉也慶元六年九月十五日

月計

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馬
者仕而仰祿中馬者就館聚徒下馬者干求假貸今

貧多闕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官
有往來道塗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罷之虞
不可不備又還家無以為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
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
千有一虛館爭者甚衆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
遠離家在已為羈旅在家則百事不可照囑或自有
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就館
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于干謁
假貸滋味尤惡不唯趨趨囁嚅此狀可惡奔走于道

塗見拒于闈人情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
久而化為唇吻潔持之士化為無廉耻可敬之人若
乃假貸親故至一至再亦難言矣諺曰做箇求人面
不成此言有理若自有薄產無此惡况矣吾家業雖
不多若自知節省且為二十年計可以使汝輩待闕
不至狼狽既免聚徒就館又免于求假貸諺曰求人
不如求己此之謂也已作歲計簿復作月計簿蓋先
有月計然後歲計可知若月之所用多于其所入積
而至歲為大闕用矣世間事固終歸空人固各有命

經鉏堂襟誌卷八

宋倪思著

明金有華校

書日閑

齊齋十樂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
澆花種竹聽琴翫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
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齊齋三戒

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此吾深病切宜戒之
齊齋居士書

記雪川遊賞去處

城內

顏魯公堂

莫氏蓮莊

莫中郎園

曾氏極目

林氏雪堂

楊氏水雲鄉

萬氏南園

鄒氏園

慈感寺

沈尚書園

晦巖園

葉氏園

趙氏北園

俞氏園

向氏園

城外

程氏園

道場山

何山

研山

趙氏玉鑑

趙氏慶源堂

法華山

仁王寺

湖跌亭

茨崗寺

趙氏小隱

思溪寺

西余山

趙氏梅園

弁山觀

石林

黃龍洞

賽玲瓏

小玲瓏

太湖之濱

張氏園

東林

菁山

濮山

德清

長興

武康

凡四十二處若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
閱三十年日日遊太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疎今酌
其宜每月住一處遊一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具山
肴野蔌或邀一兩賓無賓輪携子弟同行庶幾疎頻
得中至于月夕雪夜暑天遊溪賞荷又不在此也齊
齋居士書

自臨安歸

余以開禧三年嘉平月趨召嘉定元年八月初五日

正外得請而歸案履故園松竹無恙如實未嘗出也
中間立朝數月殆類短夢以是推之生死大變亦由
是矣所可喜者謂其不失故廬耳而吾亦不失故吾
耳若出而無所建明徒叨廩祿及其歸也寧不愧于
猿鶴也哉

粗足之陶淵明有子之白樂天
做官之林和靖不謫之黃魯直

六物

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得吏幹人子孫應科舉而
官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藿食者憂慮
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堂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貴家

女為新婦遵禮法甘枯淡貧賤家女為新婦反不識好惡

觀史

觀歷代諸史苟有一長皆足垂世行後不必勲業若循吏若儒林若文苑若孝友若篤行若隱逸雖匹夫之微有一于此足矣不藉富貴不假勢力自勉而已豈不簡易而可行哉齊齋居士書

李建勲戒家人

南唐司徒李建勲戒家人曰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

立碑聽人耕種于其上免為他日開爨之標其後諸貴人高大之塚無不爨者惟建勲塚莫知其處

葬也者歲也自古聖賢皆以儉葬為久計見諸簡策多矣卒不能移世俗之說開世俗之蔽蓋世俗求以眩一時之目不為死者遠慮謂之孝乃至不孝故書此以遺諸子開禧丁卯五月望齊齋老人

十不如

畫扇不如絃扇錦綺不如布帛巨艦不如輕舟高堂

不如位屋金寶器物不如薨瓦麗妻艷妾不如醜妻
惡妾食肉不如食素厚葬不如薄葬俊爽不如樸厚
富貴不如貧賤

十或問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日來日或問
佛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貪濁忿怒或問快樂
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久
長曰如常或問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

庵內外絕景

碧潭飛泉一也蘚石崔嵬二也野香古梅三也雲泉
乳竇四也長林高松五也慶賜跳珠六也精巖翠巖
七也書堂脩篁八也小翠山峨眉九也翠微清越十
也此庵中之絕也寶明杉徑一也潭頭泉石二也常
照竹軒三也常照脩篁四也西巖幽景五也張氏梅
園六也常照翠峯七也此庵外近在咫尺七絕也凡
此七絕他人得其一已為奇勝今予兼而有之至于
小舟溪行之景山禽百變之聲雲烟出沒之態又不
論也日享清樂可謂屬鞅自非造物付與何以得之

此予所以深自慶幸而樂于居山者也

居山約

余營兼山本以藏拙已就粗安可以忘歸諸兒之意
眷戀挽留又難遽絕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
十日在家獨甚寒甚暑兩月則全在家恐山中不便
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置曆輪流四子每人
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凡飲膳之類專掌之其餘
在家有効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
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前稟自六月為

始各于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兄弟郵容

貴人十反

貴人十反夜當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醉卧心當逸而
勞身當勞而逸客東傭不請師教子弟而以大錢碩
教聲妓藥餌無病而服有病不肯服果蔬尚新不待
熟食物取細失正味山水不喜真境而喜圖画器用
不貴金銀而貴銅甍

書坐忘論

斷緣

余既墮世網念欲斷緣終未能斷若不為倡則久已
行之至于彼倡而我不和慮招怨怨所以未能如子
微之言若乃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
愛繫心而業此則在我可勉者也

收心

世之欲收心學道者往、專于習靜使其心若槁木
死灰然、心豈可使若槁木死灰哉是以習靜而心
愈動去道愈遠今司馬子微曰息亂而不滅照守靜
而不著空又曰要有疑子且任思量悟已則止此真

學道之妙

簡事

斷緣者斷與人交際之緣簡事者簡自己奉養之事
也外斷緣內簡事其于學道也易矣

泰定

至人以忘名為貴而吾徒惟恐名之不彰是以喜譽
惡毀宜其去道愈遠也

樞翼

此即釋氏所謂戒慧也乃知道釋一貫初無二理坐

忘論七篇樞翼一篇明白有據今節取精要書之
右

好官好人

蔡京有言既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可乎此言兩者不可得全也以理推之大不然世之治也做好官者必人之至賢如使為好官不復得為好人是何等時乎而小人言之不慙益可以見其好矣夫君子循其天爵而已不計世之治亂豈誘惑于姦言乎甘心得好官不顧為好人風俗至此是以小人得以軒輕焉

殊可憐也書之座隅用自警勵

意林

精養兵

古之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故無養兵之源後世專督農以耕督兵以戰兵民既分於是
有養兵之費今日財用所入施於兵者十居
其九大農不裕實耗于養兵欲兵得其養而
財不告匱如之何則可

談者類曰天下未嘗有兩全之利愚謂不然利之不

能兩全者蓋處之未得其道耳如得其道曷為而不
兩全乎利害之相關理勢之相因於其本源而治之
則一舉而兼得夫不求其本源而惟末流之是務此
世俗所以嘗怪乎兩全之難也民者所以養兵者也
兵者所以衛民者也欲兵之疆則民必困欲民之裕
則兵必弱議者於是蓋未得所以為兩全之策也曷
不於其本源者而究之乎厥今民力之困甚矣中產
無終歲之儲田野多失業之歎幸遇豐歲猶可支吾
稍：歉荒必至流莩民力之不可不裕固也然而科

歛之甚日以嚴急州縣督迫不容少緩聖天子躬儉
德于上省浮費節濫予戒撻克知羨餘寬恤之詔日
月相繼求所以輕賦而裕民者其講明非不詳且至
矣而吾民未受實利蓋養兵之費未省則賦不可得
而輕賦不可得而輕則民不可得而裕是所謂利害
之相關理勢之相因者然而連營列伍開口待哺愆
期不可舐望柰何議者固常思所以省之而不可得
竊嘗究其本源而得之以為莫若先自治兵始古之
所謂強兵者非必衆其部伍多其卒乘之謂蓋有以

百萬而敗者有以數千勝者老弱欬懦怯欬短小欬
疾病欬如使數者而得以混襍于其中雖百萬之多
而何益勇者一可以當百銳者百可以當千如使人
人皆勇者銳者則雖數千之少而足用昔我太祖太
宗之定天下軍旅四出所向無敵而兵不過二十萬
以天下之全力養兵之數不過如此蓋一兵之費月
廩幾何取賜幾何三歲郊賚幾何其始之招募其終
之養老其費又不知其幾何一兵在籍一家仰給不
知費幾農夫之力也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計之 都

之宿衛涇流之駐劄州郡之分屯無慮七八十萬東
南民力安得而不困哉昔孫權赤壁之戰周瑜請五
萬人權以為五萬人卒難得于三萬人足以破曹公
而有餘符堅以百萬之師臨晉謝玄破之其兵亦止
于八千而已此二者皆東南之變或以三萬或以八
千非難足以拒敵而且能以取勝議者復曰今日之
兵非止為守計也如將謂他日恢復之用則兵固不
可少矣愚謂不然古之取天下者非特恃已兵之衆
蓋亦因敵之兵而用之如使虜有可乘之隙吾以弔

伐為名則豪傑必有響應義士必有景從者敵之兵
吾之兵也漢高帝繇蜀漢定三秦不過從思東歸之
士至其合五諸侯兵至彭城則反為項羽所敗則兵
不在眾也又况東南戰士自古號為輕銳項羽以八
千而成霸業李陵以五千而深入虜庭如此則兵患
不精耳苟精矣雖進取可也然而今固未可以遽省
必得三術而後可一曰擇將帥二曰精招募三曰示
激勸何謂擇將帥將帥者兵之司命也兵無眾寡惟
將所用將得其人則臨机應變智策無窮號令信明

士皆盡死能以少為眾矣自休兵以來宿將老成幾
盡新將未甚知名行伍之間豈無可用特患未知所
以擇之擇之之道莫若使大將歲舉所知然後命樞
庭廷問訪以軍事如得其人則以次擢用可也何謂
精招募國家竭民力以養兵豈欲為是虛聲而已固
將有以用之必強悍必勇銳必輕健然後為不徒養
苟為不然既藉于兵則他日不可以汰去彼其雖怯
雖弱雖短小而資廩不可以少減是故莫若嚴擇于
招募之始厥今諸將大抵徒務多兵以充數誘陷愚

民非其願欲怯弱短小莫不煩刺十人之中可用者
不過三四愚以為莫若申戒將帥使所募者必中使
式則人人精勇得其用矣何謂示激勸夫兵之所習
者技也所慕者賞也技精者有賞則能者勸不能者
奮矣昔時名將往々各出私財于較閱之際明示激
勸今者雖金鼓相聞名為日習戎事而勸激未至解
否無別故莫若朝廷少予金帛命諸將時々擇其精
勇者而加旌別焉則士氣必倍矣三說既行新兵既
皆可用舊兵有關勿補至于虛籍之弊私役占破之

弊法禁具在皆可申嚴則向之七八十萬兵今雖四
五十萬而足矣如此則常賦可以漸減民力可以漸
裕而士氣自壯兵氣自強一舉而兩利其在茲乎

救荒政

水旱之變或謂出于天數或謂出于人事其
說如何今日荒政之弊如常平義倉所積既
少而其弊又多勸諭民間莫肯出力以助公
上穀價踊貴田野流移將何以濟王者以民
為天民以食為天一日無食則民飢苦而豐

凶之相乘水旱之或時有是以聖人厚蓄積
備先具執歛散之權以為裁成輔相之道故
雖遇歉歲而民無捐瘠之憂昔三代之盛使
民三年耕則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年
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當有十年之蓄矣夫
以積蓄之富如此雖有水旱之變宜無足慮
考之周官所以為救荒之政何其詳且悉也
遺人以施其妾積均人以蠲其政賦頒其歲
則有倉人焉均其食則有司稼焉移民以就

穀則廩人職之移民以通財則掌鄉職之而
大宗伯所掌荒政其目尤多所謂散利薄征
緩刑弛力之類凡十有二焉蓋以凶荒之變
利害甚大雖有蓄歲之備而無區畫之方則
民有不得其食者矣又况蓄歲之備非必如

三代執

恭惟主上留意內治勤恤民隱比以亢旱為災深切
軫慮先事預備條舉荒政唯恐不及甚盛德也執事
發為問目下詢未學碩何足以仰裨萬一雖然請試

言之今日救荒之政大要有三一曰戒壅隔失民有
灾而告于有司為守令者所宜以實聞于朝可也而
今守令往。抑之使不得言蓋其意預欲迎承求悅
于上以為灾異者上所諱聞也是故旱而稍得雨則
曰雨已霑足田實無所收則曰不至甚害至于聚斂
之吏惟恐蠲減之多甚欲隱蔽尤甚如此則民隱曷
得而上聞德意何緣而下究乎故莫若申戒守令使
自一畝一頃以上有傷者悉與閔實然後朝廷可以
知天下灾傷之輕重而為之賑救矣二曰擇監司夫

儉有三

儉有三上焉者儉以為人聖賢也中焉者儉以為己
善人也下焉者儉以為子孫愚人何謂為人施人
救急是也儉者必吝乃能嗇已施人又惟儉者別有
餘以施人故謂之聖賢何謂為己寡求也寡求則有
廉恥是謂善人若乃儉嗇多積以遺子孫資其不肖
于己既自苦又壞子孫故曰愚也

心

成實論諸畜生隨種種心得種種形

心口

或曰人之善惡萌于心耳目口鼻皆從心使故心為重是固然矣然善萌于心無口以發之善亦不彰善之不彰未害也萌不善于心口未有言猶可以改萌不善于心而口遽發之雖駟馬莫及矣故心之惡見于口而尤重是口之利害尤不可不謹也

眼口

耳鼻皆不能動眼口皆可開闔惟天人目不瞬而至人口無所食聖賢言不妄發蓋眼口雖動尤貴于無

荒政尤不可以少緩及今為之則官無大費民受實利如必待其流徙而後為之經畫則無及矣昔文帝之初賈誼以為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未絕而貫朽粟腐號稱富庶唐太宗一年蝗二年旱三年大水四年而斗米三錢夫以聖天子盛德之至愛民之深小有旱荒豈足為慮惟當盡其所賑救之方則上天降鑒當復有豐穰之應執事又何慮焉

抑奔競

銓選之闕而待次者或十餘年何以抑其奔

競一官而請俸者或十餘年何以貴其廉潔
醒人執操縱予奪之權以臨制天下天下之人莫不
俯伏聽命無有歎然不滿之意焉者惟其均而已大
哉均乎均則人皆悅而服之雖有所奪而人不怨苟
其不均也雖予人而人反怨之陳平社下宰分肉甚
均分肉細事也均而可以得一里之歡心項羽宰割
天下以王諸侯以土地爵人大恩也不均而反以致
亂今夫一家之中大小百指歲豐則均用其入歲儉
則均節其用則或節或用長幼皆樂從之人主之于

天下爵祿我有名器我擅可以為予而予之可以為
奪而奪之無不可者然而有所予而人且觖望有所
奪而惴惴然恐人之有辭則不均之患歟官冗之弊
甚矣選人之在銓者幾萬人京官以上亦不減三四
千人一官待次近者五六年遠者七八年赴調者狼
狽于逆旅至無闕之可入執造化之柄者束手于廟
堂至無闕之可予于是奔競之弊所由以起貪墨之
風日以滋甚議者于是有省官之說有嚴改官之說
省官之說朝廷雖明知之而難于決然以行嚴改官

之說朝廷雖改法令而士論猶以為未便誠以未得
所為均之道焉耳上舍釋褐之恩數則鑄減之特奏
五等之納勅則裁抑之所謂進士之踞既已如此而
任子襍流之濫冗其數自若也州郡百司之薦削既
有定數矣捕盜京官之賞格既有定負矣所謂孤寒
之改秩既已如此流侍從宰執之子弟初奏而得京
官者其數自若也嚴于孤寒而畧于貴近斬于一門
而濫于他途則無怪衆論之不平朝廷欲有所更革
而未能也是故莫若均進士之所減者幾人任子襍

流之所減者幾人孤寒之改秩其負幾人貴近子弟
之初補京官者其負幾人明告于天下曰吾非有所
斬而塞天下仕進之踞勢不得不然也官可省而人
無怨自斯以往銓選庶乎其無壅而仕進者不至于
失職至于賦祿之無以養廩具亦于不均而已矣夫
官大者祿厚官卑者祿薄此其勢固有不可均者然
而厚者太厚薄者太薄則亦已甚矣今仕之州縣者
自職幕以下食口稍衆皆不能以自給而其赴調之
費待闕之費往來般挈之費無所不從出利害迫于

中一人以下能守節而不變蓋亦難矣內之姻戚也
隨能也歸正也授節誠廉車者皆食其俸未嘗滿晉
外之監司郡守也時節互送十倍于所得之俸雖數
禁職公然受之如使節廉車不安除互送者必以職
論以此等錢少均以益下吏可乎曰職而賦祿雖
多而人不以為怨今添差之官不厘務之官皆無職
掌而坐靡俸廩若是者少鑄以益在職者可乎如此
則大農之費不增小吏得以養廉而無有不平之歎
故曰貴于均也

公薦舉

今日以改官為重故薦舉之法甚嚴薦舉舊
法行之未免無弊也故有實跡之說以實跡
之反為虛文也故有減負之制又恐其輻輳
之多也于是又立為每歲減負之數其可久
行乎

厥今天下之事患在于徒治其末而不究其本徒詳
于法而畧于人是以法令數變卒未有久行之利孤
寒受弊而賢愚有同滯之嘆也夫所貴于薦舉者何

耶豈非欲得夫賢者才者而用之歟賢者混于不賢之中才者襍于不才之列于是而加別白焉使賢者用不賢者退才者進不才者退此薦舉之所為甚重也唐虞三代之盛聞擇人而任之薦舉之事矣不聞其立其法定其式而防薦舉之為姦也夫君子小人各以其類惟賢知賢則所舉者必賢不肖者知不肖則所舉者必不肖矣苟其薦者非其人雖嚴立之法而何益何者不肖者之舉不肖非待務為姦欺其上蓋其識見之卑不足以知賢者而樂其氣類之相投

是以從而薦之或謂後世日以澆偽非立法之嚴不可今之法不可謂之不嚴而法益嚴弊益甚則以非其人之故歟昔者患薦舉之為虛文也於是實跡之說曰某人賢也必明著其賢之之實某人才也必明具其才之之狀否則弗聽也以為是庶幾可以得人矣然而行之未幾實跡之效未見而虛偽誕謾之風日滋朝廷於是一切罷去復用舊法又恐其來者之輻輳而無以搏節之於是又從而誠薦削立負限嗟夫請託之風不戢權勢之書日馳法雖屢更孤寒

者受其弊耳于薦舉乎何益今之士大夫以薦賢報國為已任者蓋絕無而僅有耳怵於權勢移于請託每、皆是也彼唯視權勢者之輕重而為之等差雖有賢者能者且不暇問縱或知其為果賢果能而無以及之亦不過歎息而已又况其見識之卑不足以知賢者能者而唯樂其氣類之同而以不肖為賢且能也是故法日嚴孤寒日以壅隔賢者能者日以難進夫立法以防姦非法之所能盡則擇其人而任之以薦舉可也如使得賢者而任之彼將孜孜汲汲以

為國求賢為先務權勢不能移請託不得行而所舉者必其類矣今為天下之得薦舉者在內則百司長貳也在外則監司郡守也百司長貳往、皆朝廷近臣其選宜精唯郡守之眾不能人人皆擇則擇監司可也監司又不能皆擇則擇職司可也蓋舉負雖足而無職司之薦則不能以陞改是故其利害尤重而天下所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者蓋無幾人也如使皆得公明剛方者而用之雖以今之法得人而有餘不然愚恐法數變而徒為是紛、耳

寬州縣

今日寬恤之政如州縣苗稅並輸本色不得重價科折州縣稅務元非省額者一切廢罷輦穀之征既罷收全年而身丁之錢又復蠲免至于州縣合解之錢亦行倚闕却羨餘之獻戒無名之歛放茶鹽綱運之積又寬酒禁亞托之害民若此之類皆欲寬民力也上恩如此州縣奉行不處徒為文具而已

人皆曰欲裕民者當自覈州縣始愚則曰欲裕民者

當自寬州縣始人之言曰千里一守百里一令至德待之而宣上意待之而孚守得其人則千里之民得其養縣得其人則百里之民受其賜奈何懇惻之誠形于宵旰寬恤之詔見于丁寧而斯民猶有歎息愁恨之聲者是非守令之責而誰責歟斥之可也懲一以警百可也此覈州縣之說議者所以為裕民之策也嗚呼州縣之不可不覈固也其毋乃猶有可言者乎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天子有仁民愛物之意而為州縣者敢為是殘民剝下之舉人非病風喪心亦

何敢格上命以自投於典憲州縣而敢格上命則監
司可劾也御史可按也而今監司御史雖明知州縣
之不奉行詔令而未盡按劾者乃亦知州縣之不可
為而察其情猶可恕乎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乃朝廷
之所謂減放寬恤者徒知以寬民為名而未知所
寬州縣也州縣之與民嘗相關通未有州縣足而
貧亦未有州縣貧而民寬者今日蠲其租而州
上供自若也明日減其賦而州縣之應辦自
差之官日以增而揀汰之兵日以至朝廷之

縣者其額不除則州縣之取于吾民者安得少貸移
東就西名曰奉行陽減陰增其實無益噫谷之與川
異處也川謂則谷虛子之與母異體也母瘠則子弱
民之與州縣相為關通理蓋如此愚故曰裕民之策
當自寬州縣始也

經鉏襍誌跋

經鉏堂襍誌者、宋隆興時倪文節
公所著也、余得之、歸安君汪若
其書、纒、數萬餘言、多發前人
所未有、間雜列子史諸籍、而隨
以獨見為之、準、譚性命、則洞寃

實與浮往事則著切是非救時弊
則直陳利病析懼墨則迫脫根
塵法凡飭帷簿端俗尚其間
細激曲折一、中窾洵有補於
牙心世教千古不朽之名言也公吳
與人未浚為吳興畫出守禦策

謀慮萬全雖孫吳商確不過如
是、編出博士家胥稱為拱璧
余恐傳布未廣有及倪公立言
意特捐資付剞劂氏善經公之
海內庶學士大夫皆得一編以玩
索云、

萬曆玄默攝提枚采玄日新都

後學金有華謹跋



